

调和气血在皮肤科的应用

天津长征医院皮肤科 刘世敏

气血同脏腑、经络一样，都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内经·调经篇》即有：“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样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内经》不论在生理、病理上对于气血都极为重视，并把气血的观点运用到指导临床实践上。如《内经·至真要大论篇》所述：“治病必求于本……疏其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就是说治病必须从得病的根本考虑，了解病变的部位，用疏和气血的方法，达到恢复机体的正常状态。即使在《内经》中多处阐明阴阳、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而发生各种疾病时也不外乎气血二字。从《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意思是阴阳相对，其在人则为男为女，在人体则为气为血。其后历代医家如张仲景在《伤寒》、《金匱》所述承气汤、下瘀汤；李东垣的脾胃论；徐灵胎的元气存亡论；温病大家吴鞠通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王清任的补气活血化瘀法；唐容川的血证论均为气血在脏腑经络辨证的具体应用。

综上所述，气血代表着机体的阴阳，气为阳，血为阴。气代表机体的一切功能等无形的活动，而血代表着机体的一切形态等有形的物质的活动变化。皮肤的功能与形态变化也同样的受气血阴阳的作用。

气对人体有着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的作用；血对人体有着营养和滋润的作用。皮肤是气血通行和与机体内部有密切联系的重要器官。它包围着整个机体，并通过自己的“卫外”功能，直接保卫机体内部脏腑功能的顺利运行。气血营养皮肤，直接与皮肤的形体和功能有关。气血通顺和气

血充沛可使皮肤维持正常。“气为血之余”也说明气血与皮肤的重要关系。反之，气血发生病理改变，也可使皮肤发生疾病。如气血运行失常可产生皮肤疼痛；皮肤与附属器的功能异常，如无汗、皮脂分泌异常；肢体发凉、肤色改变。气血两亏可使皮肤与附属器发生萎缩、硬化、变色、怕冷、毛发生长与指甲生长不良，容易受邪而发生各种皮肤病。《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其气必虚”就是指防御作用减弱，外邪得以侵入机体而致病。如皮肤病中常见的荨麻疹、湿疹、瘙痒症、慢性化脓性皮肤病等。血虚生燥可发生皮肤干枯、肥厚、皲裂、肌肤甲错、疣状或鳞屑改变等。另外，脏腑、经络通过气血的联系，各种疾病可相互影响。如内脏疾病也可在皮肤上反应出来。

一、卫气营血在皮肤科的应用

《内经》有“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论述。《问素·皮部论》中说：“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稟于肠胃。”说明经气失常，不能发挥卫外作用时，病邪便可通过经络，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逐步传入脏腑。叶天士《外感温热篇》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递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温热之邪致病也可从肺（卫、表）而入，由卫及气，及营、及血、即卫气营血的

传变道路。另一方面也是分析疾病深浅的重要证候分类。伤寒与温病的理论虽然都是外感病的辨证大法，但也可应用于杂病，我们治疗皮肤病也是如此。如在红斑皮炎类皮肤病的治疗时，主要以卫气营血辨证结合脏腑、病因辨证来治疗的，并收到良好疗效。最常见的方剂是荆防汤。其中以荆芥、防风理湿祛风；黄芩、黄柏、连壳清热解暑；苦参、白癣皮利湿；生地凉血清热；生石膏清阳明湿热；又佐甘草和药，升麻升阳透表。用以治疗风热在表型的丘疹状湿疹、小儿湿疹、搔痒性扁平疣，传染性软疣、泛发性神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急性荨麻疹、多形红斑、玫瑰糠疹、银屑病等证。又如凉血消风汤，是治疗营血有热合并气分有热的代表方剂。方中以生地、元参、麦冬、杭芍、丹皮、紫草、水牛角等凉血清热；以生石膏、知母、荆防、双花等清气分热；用以治疗气血风热型的急性泛发性红斑或红斑皮炎类疾病，如各类全身泛发性湿疹、玫瑰型自家敏感性皮炎、传染性湿疹样皮炎、掌跖脓疱病、皮炎型玫瑰糠疹、药物性皮炎、猩红热、银屑病等。另外如气血两燔汤亦是治疗热在血分气分的有效方剂。此外如麻桂各半汤，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清营汤清营解热、解毒透疹；犀角地黄汤清热凉血，解毒活血等等都是治疗病在卫气营血的行之有效的良好方剂。

二、益气在皮肤科的应用

在人体气血这一对物理基础中，首先要照顾到气。其中气虚则以肺脾气虚为主，肺为气之本，肺气足其他四脏之气皆足，但肺气又来源于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之源，故脾气亏虚，上不能输精以养心肺，下不能温肾填精，中焦脾胃既虚，受气取汁，化赤为血之功能亦差，营血不足，肝亦不能得到血的濡养，故脾气虚弱则五脏皆损，气血不荣。这就是说脏腑气血是有密切关联的。遵照《内经》“虚则补之，损者益之”的治

则，其著名的代表方剂便是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益气，就是补中益气，就是以补益药来滋养，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不足，以治疗各种虚证。它属于“八法”之中的补法。补中益气汤就是重用参芪大补脾肺，升举下陷清阳，以求浊降清升，脾胃调和，水谷精气生化有源，而达气血调和与扶正祛邪。在我们皮肤科中，当有诸多类似方剂。如我们常用的皮炎方，就是以党参、浮小麦补中益气，以柴胡、黄芩、陈皮、半夏、大枣来疏肝健脾，以祛湿邪，又佐以生地、元参、花粉清热生津，甘草入脾和中来治疗皮炎患者的面红肿、四肢沉重酸痛、肌肉压痛、肌无力、吞咽困难或有低热等症状。又如十全大补汤，用黄芪、生地、当归、鸡血藤来补气养血，用来治疗慢性结节性红斑、结节性血管炎、冻疮、硬皮症、女子下肢红绀症等。又如过敏性紫癜方，通过党参、白术、云苓、甘草来益气健脾，少佐黄芪升阳，牛夕引药下行，以达到健脾补气，化瘀通络的目的，以治疗过敏性紫斑、慢性口腔溃疡、口周炎、白塞氏病及各种血管炎等。另外如桂枝红花汤、硬皮病方、白塞氏方、治喉汤方、当归益气方、四妙永安方、牛皮癣3号方、神应1号、2号、4号方等等，都是我们边天羽院长根据古人、前人的经验，经过自己二三十年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有效方剂。这些方剂都是通过益气补中、益气养血、益气活血等手段达到扶正祛邪，气血阴阳平和的。

三、疏气、活血在皮肤科的应用

人体发生疾病中不少均是气滞血瘀引起的，《内经·举痛论篇》中说：“百病生于气也。”朱丹溪也讲：“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可见气郁、气滞在发病中占着重要因素。“气滞血必瘀，气行则血行。”按照这个道理，气郁、气滞必然要导致血瘀，气血通行受阻，失调而致病。疏气、活血就是疏和气血，协理阴阳，通过和解

与调和的作用达到祛除病邪的目的，在“八法”中属于和法。疏气首先要疏肝。肝虽为五脏之一，但它在人体产生的病证远较他脏为多，故有“肝为五脏之贼”的说法。即肝气不舒必都热伤阴，上则凌心、刑金，中则侮土，下则汲肾以自救，肝风内动上扰巅顶清窍，虐及四肢筋脉无处不至。因此舒肝解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安抚五脏功能协调的作用。著名的代表方剂如逍遥散，便是以柴胡疏肝解郁；用当归、白芍、养血柔肝；白术、茯苓健脾祛湿；甘草、生姜益气温胃和中，再少佐薄荷助柴胡散肝郁而生之热。此方既补肝体，又助肝用，气血兼顾，肝脾并治。

在我们皮肤科常用的疏肝活血汤亦是此类方剂的代表。方中以柴胡、陈皮疏肝理气；当归、赤芍、红花、莪术活血化瘀；黄芩、黄连，薄荷清热散风，再用甘草和中。以疏肝清热，活血化瘀来治疗临床中常见的痤疮、酒渣、黄褐斑、盘型红斑狼疮、全身性红斑狼疮、日光性皮炎、酒渣样皮炎、脂溢性皮炎、慢性荨麻疹、离心性环状红斑等皮肤病。又如狼疮2号方剂亦是在该方中加减而得，加上了桃仁、红花、三棱、莪术活血破瘀；川芎、生地、当归、赤芍助活血化瘀，养血补血；又用柴胡、陈皮、薄荷、黄芩、疏肝理气清热；甘草和中。方中柴胡入肝经，陈皮入脾胃，薄荷向上，加强了散瘀活血的作用，对持续紫红红斑、发热畏寒、胸胁胀满、关节疼痛、月经失调的全身性红斑狼疮和盘型红斑狼疮的肝郁气滞血瘀症状得到缓解减轻。如治疗肝郁生风的白癜风之白斑冲剂，也是通过疏肝活血，以散风消斑为目的。又如前面提到的皮炎方，则是通过健脾益气，以达养阴肝疏的目的。由此可见疏肝解肌、活血化瘀在皮肤病临床中是应用甚广的。

四、气血并治在皮肤科临床的应用

在气血发病上是先病气后病血，在慢性

病中气血均出现病理变化的更为常见。故在临床中气血并治也应用很多。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是这方面的典型方剂之一。重用黄芪补气，四物汤去地黄的滋腻而补血行血，加桃仁、红花、地龙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诸药合用使气旺血行，瘀祛络通，以治疗气血双虚筋脉瘀阻之病症。

在我们皮肤科中，狼疮1号方亦是这方面的代表。方中党参、黄芪补中益气；生地、元参、沙参养阴生津；赤芍、当归、丹皮、桃仁、红花、川芎凉血活血化瘀；郁金、川连、莲子心、甘草清心热和诸药，用以治疗气阴两虚血瘀的全身性红斑狼疮、播散性皮肤型红斑狼疮、泛发扁平苔癣、白塞氏病等。又如消炎3号方，用黄芪补益正气，扶正托毒；当归养血活血；双花、连壳，公英、地丁清热解毒；野菊花散风清热透表，用来治疗各种慢性疖肿、慢性毛囊炎、囊肿性痤疮、头皮脓肿、慢性丹毒等病。另外边天羽曾提到的十全大补汤、皮炎方、过敏性紫癜方、硬皮病方、治瘀汤方、当归益气汤方等等亦都是气血同治有效方剂。临床中，对于老年性皮肤病、各种慢性、迁延性皮肤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气虚、血虚或气血两虚，所以就应该按照《内经》“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的治疗原则，调和气血，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气血是各脏腑及其它组织功能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气血各有其功能，又相互为用，相互影响；气血又是脏腑辨证的核心，他们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所以在临床治疗上治气要顾血，治血要顾气，通过调和气血达到气血调和，才能药到病除。在治疗各种皮肤病的时候，亦应如此。

（本文特请边天羽院长审阅、指正、修改、在此表示感谢！）